



神州怪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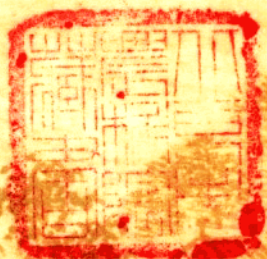
下

红粉女侠顶小芸

中原农民出版社

唐中书

紅粉女俠項小芸



00262

I 307.58 / 121

(豫)新登字 07 号

神州怪侠套书
红粉女侠项小芸

责任编辑 梅子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湖南省政府机关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31.25 印张 777 千字
1995 年 6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7—80538—701—X/I·343 定价: 35.60 元
总定价: 85.00 元

内 容 提 要

时年江湖盛传一首歌谣：“人皮双煞虎皮裙，七剑三魔一暴君，红粉霸王乌指女，精魂鬼域是氤氲”意指当世武林十七名绝顶高手并足鼎立，平分天下的局面。

邪派魔道氤氲教为一统江湖，独霸天下，率先发难，结党纳帮，喋血武林。于是相安无虞的太平世界杀孽顿生，天下大乱，人人自危。

粉黛红颜，娇蛮妒世的红粉霸王项小芸意气难平，为荡魔平乱，铲奸锄恶，险走江湖，与各派仁人志士联手相援同氤氲教等邪恶势力展开了旷古持久的生死大搏杀……其间为深入魔穴地巧与周旋，女扮男装，被淫邪女魔痴情缠绕，啼笑皆非，也为如意郎君不解风情，春心暗许，蛾眉难舒。几番曲折，几多磨难，经过艰苦卓绝的争斗，最后平定了江湖。

该书场面恢宏壮阔，情节香浓艳丽，武打精采绝伦，但更值得提出的是作者意旨深远，托事咏怀，已趋化境，读者不妨细细把玩品味。

第二十二章 蛙皮软鼓奏奇效

且说项小芸与黄一萍离开艾凤翔之后，两人风驰电掣，迳向蜈蚣岭的方向扑去。

两人在七八里路之外的一片丛林里，收住脚步。

此刻不过正午过后不久，万里无云，一片晴空。

黄一萍微微一笑，道：“项姐姐，大约是要在这里待到天黑吧？”

项小芸摇摇一指，道：“依照方位形势看来，那面大约就是蜈蚣岭了，那凌淼不是好缠的人物，咱们此刻去做什么呢？”

黄一萍道：“只可惜方才不曾与艾大侠约好时间，倘若他去得早了……”

项小芸噗哧一笑道：“你这样聪明的人，怎么忽然糊涂起来了？那小化子虽然还算聪明可教，但学一通蛙鼓音功，也不可能在一时半刻之内学会，至少，大约也要到入夜之后，此外，他们去蜈蚣岭，这里是必经之路，因在这里正好拦得到他……”

投注了黄一萍一眼，又接下去道：“其实我要早些离开的原因，只是为讨厌他罗嗦。”

于是，两人就在丛林之中选了一处适当的地点匿藏下来，一面监视着来路之上，静心等待。

时光慢慢逝去，不久已是黄昏。

艾凤翔仍然没有影子，遥望蜈蚣岭，却已是一片朦胧。

黄一萍忖思了一下，道：“蜈蚣岭上半日不见动静，眼下天色将黑，咱们还是早去勘查一下，免得路径毫不熟悉，反而因之吃亏误事！”

项小芸颌首示意，两人正要动身时，却听得一阵脚步之声遥远传了过去。

项小芸略一倾听，道：“脚步声只有一人，可知绝不是艾凤翔，咱们最好躲一躲……”

黄一萍颌首道：“最好的地方莫过于树上，咱们就学一次猴子吧！”

项小芸淡然一笑，与黄一萍双手相携，同时向一株巨树之上扑去。

树上枝叶茂密，匿身树巅，树下一切均可一目了然，不久，果见一条人影蹒跚蹒跚的走了过来。

两人俱皆看得清楚，一时不由俱皆一怔。

只见走来的是一个年老僧人，至少当在八旬以上，腿部之上鲜血淋漓，走起来一瘸一拐，看上去受伤不轻，但双眼开阖如电，一看便知他是一位内功精湛的人，他背后斜插着一柄宝剑，金镶玉缕，由外表上就可以看出是一柄上古神器。

那老僧似是有些走不动了，蹒跚着进入林中，就地跌坐了下來，瞑目养息，位置则刚好在项小芸在黄一萍匿身的树下。

两人互视一眼，摒息凝神，静观变化。

不久，但听衣袂啸风之声大起，一条黄影迅如电掠，疾扑而至。

由那黄影轻功身法看来，就可知又是一位稀世高手。

项小芸目注黄一萍，悄以传音之术说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如今看来，当年的‘武林十七奇’，实在是浪博虚名，单以这

两人的成就而论，就远在武林十七奇之上！”

黄一萍也以传音之术应道：“世上高手如过江之鲫，只不过他们少在江湖出现，锋芒不愿轻露，以至少为世人所知而已！”

两人暗中谈话之间，那来势绝速的黄影已在林外停了下来，两人都已看清，那是一个年龄极老的老尼姑，至少也在八旬以上。

那老尼姑在林外停下身来，轻诵一声佛号道：“悟元老秃，还不快些出来受死！”

显然她是追踪那受伤的老僧而来，而且已经知道那老僧是匿身林中。

项小芸与黄一萍同感讶然，既不知这一僧一尼的来历，也不知两人因何结仇，两个年近百龄的佛门弟子，竟然性命相搏，实在使人费猜。

那老尼姑声色俱厉，但林中跌坐的老僧却是动也未动，恍如已经入定，又像已经圆寂……那老尼姑肩头上只插着一柄银丝拂尘，只见她探手拔了下来，冷峻地叱喝道：“悟元，如你再不出来，贫尼可要杀进林中去了！”

悟元老僧这次有了应声，只听他低沉的诵声佛号，道：“了凡师太，我佛以慈悲济世为旨，你何以定要赶尽杀绝？”

了凡师太咬牙道：“因为我恨透了你了，不杀你此心难甘……”

村上的黄一萍悄以传音之术向项小芸道：“这一僧一尼之间看来问题并不简单。”

项小芸也为那老尼姑之言所动，微微颌首，静听下文。

悟元老僧深深地吁了一口长气，道：“一入佛门，四大皆空，你何必还斤斤计较当年之事？”

了凡师太恨声道：“我身入空门，一生在痛苦之中渡过，都是受你之赐，老实说我忍耐一生，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够杀你雪恨，悟元，这一天已经到了！”

悟元老僧连连叹气道：“老师太不能再多想一想了？”

了凡师太哼道：“除非黄河枯，泰山崩，否则休想要我死了杀你之心！”

悟元老僧长叹道：“这样说来，你我是难以并存的了？”

了凡师太厉叱道：“你知道就好……是你出林，还是我入林去？”

悟元老僧沉凝地道：“好吧，我出去，不过，我还该再劝你最后一句，老衲的‘达摩三剑’，绝非你所能敌！”

项小芸讶然目注黄一萍道：“达摩三剑乃是少林失传的镇山绝学，倘若老僧当真会用，那倒又是一桩轰动的大事了。”

只听了凡师太振声格格大笑道：“你那‘达摩三剑’老尼早领教过了，倘若你能抵得住贫尼的‘天蓬散煞十七式’，大约也不会身负重伤了！”

悟元老僧叹一声，道：“好吧，既是你定要冒死一搏，老衲只好……应命了！”

说着站起身来，蹒跚着向林外走去。

了凡师太早已蓄势而待，见悟元老僧走出林外，立即沉声叱道：“快些拔剑！”

悟元老僧摇摇头道：“真要用‘达摩三剑’，这拔剑的动作就是达摩三剑的第一招，自然是不用先行亮剑出鞘！”

了凡师太怔了一怔，双目凶光大炽，凛然厉叱道：“那你就拿命来吧！”

银丝拂尘凌空一扬，但见银光万点，就要向悟元老僧当顶罩下。

悟元老僧忽然袍袖一挥，道：“且慢！”

声调嘶哑，不但树上项小芸与黄一萍皆听得很感奇怪，连了凡师太也一怔住手，冷然一笑，又喝道：“如果你有遗言，不妨说

出来。”

悟元老僧叹口气道：“师太定要取老衲性命，老衲又何惜一命，不过，老衲想在最后关头再相求师太……”

了凡师太格格冷笑道：“悟元老秃，你休想又要施展诡计苟延残喘！”

悟元老僧沉凝地道：“老衲并不惜命，只不过尚有重任未了，师太恨老衲入骨，老衲亦不愿再辩解昔年之事，师太可否断去老衲一肢，以解恨意？”

了凡师太仰天冷笑道：“贫尼要的是你的性命，要你一肢何用？”

悟元老僧咬牙道：“那么，宽限老衲十天，老衲到时会自动把人头送上！”

了凡师太叱道：“可惜贫尼连一时也不能容你再活下去了！”

银丝拂尘撒起万点银花，像漫天花雨一般向悟元老僧疾压而下。

树上的项小芸与黄一萍俱皆大感骇然，因为用拂尘做为兵刃，除非内功外力俱已出神入化才能使用，如今这了凡师太竟能使用得有如万柄利剑，实在令人目眩神移，两人不由俱为悟元老僧捏了一把冷汗，心想这老僧只怕要糟。

在那万点银花的闪耀下，已经看不出两人交手的情形，但由了凡师太并不停止猛攻看来，可知悟元老僧并没立刻伤在银丝拂尘之下。

树上的项小芸与黄一萍不由又暗为那老僧叫好，他腿部已受重伤，竟然仍能支持数招而不落败，实在不是容易的事。

方在忖念之间，只听那俱为银碧光影所笼罩的光海之中，忽然响起了悟元老僧的大喝道：“老衲右腿已断，老师太可以住手

了。”

手中拂尘疾挥的，了凡师太尖声厉叱道：“你不必再做求生的梦了，贫尼的‘天蓬散煞十七式’用完，也就是你命绝之时！”

悟元老僧陡然长诵一声佛号，大喝道：“老衲已容忍再三，这可是你定要寻死了！”

但见那银丝光海之中突然响起一串龙吟之声，一缕寒芒冲天而起，那片寒芒随之化成了数千条白虹，令人眼花缭乱，最后却银花白虹俱杳，两条人影俱倒了下去。

躲在树上的项小芸与黄一萍不由愕然失色，因为她俩已经看出，了凡师太眉心之中有一道两寸长的剑痕，鲜血泊泊，渗杂着白色的脑浆，已经气绝而死，那柄银丝拂尘就在她的身边，上面也沾满了不少血迹。

悟元老僧右腿已断，但却翻身坐了起来，佛号连宣，神色惨然。

只见他宣了一阵佛号之后，忽然移动着身子，凑到了了凡师太尸身之旁，喃喃自语道：“可卿，可卿，她居然还是六十年前的脾气，你可知道……我……唉，现在说这些已经是多余的了……”

项小芸心头惘然，悄向黄一萍道：“很显然，他们的纠葛缠夹了一生！”

黄一萍微吁道：“而且，这其中还有着误人的一个‘情’字！”项小芸心头一震，不再言语了。

低头看时，只见悟元老僧已是老泪纵横，喃喃叫道：“可卿，可卿，你该知道我甘愿被你杀死，以了当年孽债，但为了师门遗命，我不得不……”

这位佛门高僧竟然呜呜咽咽的哭了起来，而且在不知不觉中竟然俯卧在了了凡师太的尸体上，沾注了淋漓的鲜血。

这是一副悲惨的画面，正当项小芸与黄一萍商议着是否该下来助这老僧一臂之力时，蓦地又见一条人影飞驰而至。

项小芸与黄一萍几乎同时叫出声来，因为来者实在太出她们的意料之外，那人竟是虞大刚。

虞大刚虽是风尘仆仆，但却掩不住他英姿勃发的神采，他并不知道项小芸与黄一萍躲在树上，但却被眼前呈现的惨象吸住了脚步。

只见他略一查看，低声轻叫道：“老禅师……”

悟元老僧虽是断去了一腿，但他血已止，闻声猛然抬起头来道：“施主何人？”

双目神光奕奕，语声中气充足，哪里像是右腿甫断之人。

虞大刚似是也震了一震，讶然道：“在下虞大刚，老禅师这是为了……”

悟元老僧双目神光更炽，道：“可是列名武林十七奇中的虎皮裙虞施主？”

虞大刚忙道：“晚辈正是虎皮裙虞大刚，老禅师的伤势怎样……您是与这位老师太相搏而负伤的么……”

悟元禅师长吁一声，默然不言。

虞大刚剑眉微锁，朗声道：“刀剑相搏本是江湖之人争强斗胜的行为，老禅师与这位死去的老师太不但年逾古稀，而且俱是佛门中人，如何会……”

悟元老僧长宿一声佛号，打断他的话道：“老衲不愿多所解释，总之，这是不得已而为之……”

虞大刚皱皱双眉，叹道：“好吧，晚辈不便再加深问，死者已矣，不知老禅师可需晚辈相助！”

悟元老僧合什道：“虞施主侠心义胆，正是老衲欲托之人，不过，老衲先请虞施主办一件事！”

虞大刚沉凝地道：“老禅师请吩咐！”

悟元老僧轻声道：“就是这株树巅之上，似是有人匿伏，虞施主可否查看一下？”

项小芸与黄一萍这一惊非同小可，因为两人匿身树巅，已经小心到了极点，连树叶都不曾碰得动过一下，这老僧又是在负伤之余，竟然仍旧能够发现两人在树巅匿身，这份功力委实是高得惊人。

虞大刚欲依言查看，项小芸与黄一萍却已飞身而下，落在了虞大刚与悟元老僧的面前。

悟元老僧毫不为动，但虞大刚却惊喜得几乎叫了出来，当下兴奋地道：“芸妹，师妹果然完全康复了，你们两位怎会到此，小兄一直在打听芸妹与师妹的消息……”

项小芸欣慰地一笑道：“说来话长，且先解决了这位老禅师的事以后再说吧……”

黄一萍接口道：“小妹要为老禅师辩解一句，那位老师太委实逼人太甚，有其取死之道，这位老禅师隐技不露，甘愿让她断去一腿，但她还是不肯罢手，定要取老禅师的性命，才自招杀身之祸！”

悟元老僧轻轻喟叹一声，并没答言。

虞大刚却向他投去了一钦敬的一眼，道：“老禅师宝刹何处，晚辈即刻送老禅师……”

悟元老僧摇摇头道：“虞施主与这两名女檀越可是素识……”

虞大刚忙向悟元老僧介绍道：“这位也是武林十七奇中的红粉霸王项姑娘，这位则是晚辈的师妹黄一萍黄姑娘！”

悟元老僧轻诵一声佛号道：“一位是以神鞭宝马震撼宇内的女中丈夫，一位是一剑先生公孙施主的高足，算起来都不是外人了……”

黄一萍接口道：“老禅师如有需要相助之处，小女子亦等全功相助！”

悟元老僧轻禅一声佛号道：“老衲右腿已断，行动不便，三位既是诚意相助，老衲却之不恭，索性就有劳三位了……”

轻轻叹息了一声，沉缓地道：“死者入土为安，虞施主可否帮老衲先把这位老师太的遗躯葬入地下？”

虞大刚连声道：“这个容易，不知老禅师之意是就地掩埋，还是？……”

悟元老僧叹道：“三位都是忙人，老衲又哪能过分奢求，能够就地掩埋，就已经很不错了！”

虞大刚毫不踌躇，立即起身动手，迅速的选了一处较高的干燥之地，挖出了一座墓穴，把了凡师太葬入了地下。

等到一切弄妥，悟元老僧点点头道：“虞施主请过来，老衲尚有话说！”

虞大刚连忙走了回来，与黄一萍项小芸俱坐在悟元老僧面前，道：“老禅师有话尽请明言。”

悟元老僧沉吟着道：“认真说来，老衲是一个千古罪人……”

黄一萍插口道：“这是老禅师的自贬之词，以老禅师的行事作为看来，足可当佛门高僧之誉而无愧！”

悟元老僧苦笑一声道：“黄姑娘先慢恭维老衲，待老衲说明前因后果之后，也许黄姑娘就会对老衲有另外的评断了！”

黄一萍等俱皆沉默无言了，三双目光凝重地盯在这落寞的老和尚脸上，不知他要说什么？终于，悟元老僧喘吁了一会后，道：“六十多年之前，老衲尚是一个衣轻裘御肥马的纨绔子弟，由于家道富裕，使老衲自年少骀沉于游乐。

“老衲二十不到，就一口气娶了一妻二妾。妻文氏贞娥，端庄娴淑，婚后生下一子，名为磊儿，妾于氏可卿所生二子，名为森

儿、匡儿，三妾刘氏菁婷，所生一女，名为小菁。”

项小芸接口道：“原来老禅师年轻之时享尽齐人之福，是一位世家子弟！”

悟元老僧叹吁一声道：“看来似福，其实是祸，荆妻文氏不幸早逝，二妾争宠，皆欲扶正，老衲当时左右为难，索性正室虚位，于、刘二妾仍皆属侍妾，但由此之后二妾相互妒忌，嫌怨日深，老衲当时并不在意，依然徵逐酒色，沉溺不醒。

“终于，祸事降到了老衲头上，依照老衲当时规定，于、刘两妾，每人每日分早晚轮班侍候老衲，那日清晨，正值于妾可卿进莲子羹一碗，老衲将食未食之际，忽得到刘妾菁婷密告，谓莲子羹中已下剧毒，显然于妾可卿欲毒死老衲，老衲急忙查视，发觉其中果有食之可使人立毙的剧毒，老衲大怒之下，不问青红皂白，立刻命家人将于妾可卿抓下，褪衣裸缚，悬吊在马棚之中，又命家下仆妇轮流鞭打，迫使供出奸夫姓名，与下毒动机所在，她所生的姝儿匡儿尚在年幼，均由乳母抚养，尚不知那吊在马棚之中被毒打得几度昏倒的妇人就是他们生身之母，可怜于可卿原是被刘菁婷栽诬所陷，虽是几度死而复生，却始终不曾供出奸夫姓名，但那时她又已怀孕数月，一鞭鞭打，遂告流产。

“直到第三天上，仍无口供，人却已死了过去，老衲下令弃尸荒野，不准收葬，哪知就因如何，却救了她的生命。

“当时老衲门中有一位护院武师，名为赫连心余，暗为于妾抱愤，就在老衲将于妾弃尸之后，赫连心余当夜失踪，原来他去救走了垂死的于可卿。

“事后，老衲也查出了下毒之事实是刘菁婷小妾所为，老衲后悔不及，正欲惩处小妾刘菁婷之际，家中忽被人夜间侵入，小妾刘菁婷与她所生女儿俱被惨杀致死，三子匡儿则同时失踪……”

一口气说到这里，他似乎被往事折磨得痛心无肠，长吁一声，

缓缓地接下去道：“杀死三妾刘菁婷母女，抢走匡儿的正是于可卿与那名护院的武者赫连心余，于可卿曾在壁间留下血字，发誓要取我性命，她就是方才虞施主所埋葬的了凡师太，她并没与赫连心余结为夫妻，事后老衲方才知悉，她虽是恨了老衲一辈子，但她毕生除了老衲之外，却不曾再爱过别人！就在她与赫连心余深夜入府杀死三妾母女，壁上留字之后，她就撇下了赫连心余，独自飘然而去。”

项小芸道：“这样说来，老禅师的匡儿就是那氤氲教主赫连匡了？”

悟元老僧沉凝地点点头，道：“他人走入歧途，本属老衲之过，但老衲为了愧对他母子，故而未忍过问，老衲难以说这样做是否应该，但氤氲教已灭，老衲对诸位的侠行义举，除了敬佩之外，并无微词。”

虞大刚微感困惑地道：“那赫连匡当日已把氤氲教搞得颇具声势规模，了凡师太为何不曾前去相助？”

悟元老僧摇摇头道：“赫连匡虽是她所生，但因是老衲的骨肉，所以她并不如何重视她的儿子，她离开赫连心余之后，就投奔了那祁连仙尼苦果师太，苦练银丝拂尘上的功夫‘天蓬散煞十七式’，一心一意找老衲报仇，其他的事似乎都毫无意义。”

项小芸、虞大刚等俱听得心中激动不已，这是她们根本想不到之事？

黄一萍忖思着插口道：“老禅师俗家的姓名可否见告？”

悟元老僧双目微闭，道：“凌极峰。”

项小芸激动地叫道：“这可真是巧遇，真料不到凌老前辈凌磊与那位谋篡他兄长的凌淼都是老禅师俗家的令郎！不知老禅师可知道他们的近况？”

悟元老僧颌首道：“老衲约略闻之，凌磊乃正妻所生，凌淼是

于妾所养，老衲自家遭惨变之后，即将他们委托老仆照料，出家少林，数十年来不通闻问，已经形同路人矣。”

项小芸叹口气，道：“凌磊老前辈乃是玄奘真人嫡传后人，如今却也为了一个女人之故，失心成疯，不知老禅师是否知道？”

虞大刚几乎跳了起来，道：“芸妹，你说些什么，谁是玄奘真人嫡传后人？”

项小芸忙道：“这些事说来话长，咱们还是等会慢慢再谈。”

虞大刚只好压下了满腹的困惑，目注悟元老僧。

悟元老僧面色木然地轻叹一声，道：“老衲早已说过，当他们幼年之时，老衲就离弃了他们，此事时隔五六十年，老衲又哪能与他们相认，何况出家无家，老衲早已不把他们视为家人骨肉了。”

项小芸、黄一萍感慨不已，但她们却已没有什么话好说了。

虞大刚沉凝地道：“老禅师伤势不轻，如果没有另外的话说，晚辈还是应该把您送到……”

悟元老僧双手连摇，道：“老衲的正事还不曾说呢。”

虞大刚忙道：“那么老前辈请快些吩咐，您的伤已不能再拖。”

悟元老僧露出了一丝笑容，道：“老衲自入少林为僧之后，潜心修持，摒绝世俗杂念，倒也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老衲掌门先师上慧下果，对老衲特别赏识，将少林镇山绝学‘达摩三剑’相授，有意使老衲继任掌门，但先师圆寂之后，老衲却因细故受同门师兄排挤，其后竟遭达摩院众长老逐出山门，成为被除籍的少林僧人，于兹已是三十年矣。”

虞大刚叹道：“这又是老禅师不幸中的不幸了。”

悟元老僧苦笑一笑，道：“老衲身入佛门之后，修持得火性皆无，对这些荣荣辱辱，已经完全不放在心上，但有一件事却使老衲朝夕不安，难以自处。”

虞大刚道：“是什么事呢？”

悟元老僧沉凝地道：“那就是少林失传的镇山绝学‘达摩三剑’！”

虞大刚忖思着道：“这只怪将老禅师逐出山门的达摩院长老们，有眼无珠，他们不识贤愚，不辨好坏，少林绝学失传应该归咎他们！”

悟元老僧正色道：“这些事老衲并不计较，老衲所知道的是先师的重托，因为这少林镇山绝学‘达摩三剑’每你择贤者单传一人，不得多传，不得绝传。”

虞大刚困惑地道：“晚辈想先弄清老禅师的用意，这件事晚辈似乎帮不了忙。”

悟元老僧道：“不！只要施主首肯，就能帮得了老衲。”

虞大刚奇道：“晚辈还是不解老禅师之意。”

悟元老僧凝重地道：“老衲想把这‘达摩三剑’传与虞施主。”

虞大刚双手连摇，道：“这是万万使不得的，第一，晚辈并不是少林门人，没有资格接受这‘达摩三剑’的少林绝学。第二，晚辈自有师承，家师门规至严，虽一技之微不敢轻学，更何况是少林一脉的镇山绝学。”

悟山老僧颌首道：“这两点，老衲都想到了，第一点，老衲并非将‘达摩三剑’永传施主，而是要施主珍秘此学，他日在少林当代僧侣中择一贤者传之，以使此一绝学永传少林，至于施主，绝不能传与第二人，而且在此将学传与所择之少林僧侣以后，即应视为已将此一绝学归还少林，而后纵在生死关头，亦不能再用‘达摩三剑’对敌，老衲因施主是一位侠义君子，方才重托施主。”

虞大刚皱眉道：“晚辈虽然极愿相助老禅师，但格于家师门规，恕难如命。”

悟元老僧笑道：“倘若有令师之命呢？”

虞大刚摇摇头道：“这是绝不可能之事，若有家师之命，晚辈